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九十五 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何永溱

法苑珠林卷九十五

唐 釋道世 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六

瞋恚部

述意

夫四蚍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憂總萃或宿重相嫌伺求長短素懐結忿專加相害了無仁義頓失慈悲

殺法殺緣教死讚死或復潛行毒藥密遣祝邪遂使含毒腑臟鴆裂肝心令其銜悲長夜抱痛幽泉究轉何辭煩怨誰訴故經曰長者宅中多生毒樹羅剎海上屢乞浮囊亦如乾薪萬束豆火能焚暗室百年一燈便破故知瞋心甚於猛火行者應自防護劫功德賊無過斯害若起一念恚火便燒衆善功德是以惡性之人人畜皆畏不簡善人語則成毒好壞他心令他厭惡人無愛者衆所畏棄如避狼虎現被輕賤死墮地獄是故智者見

此等過以忍滅之不畏衆苦也

引證

如正法念經云若起瞋恚自燒其身其心喋毒顔色變異他人所棄皆悉驚避衆人不愛輕毁鄙賤身壊命終墮於地獄以瞋恚故無惡不作是故智者捨瞋如火知瞋過故能自利益為欲自利利益他人應行慈忍譬如大火焚燒屋宅有勇健者以水滅之智慧之水能滅恚火亦復如是能忍之人第一善心能捨瞋恚衆人所愛

衆人樂見人所信受顏色清淨其心寂靜心不躁動善淨深心離身口過離心愁惱離惡道是離於怨憎離惡名稱離於憂惱離怨家是離於惡人惡口駡詈離於悔是離惡聲是離無利是離於苦是離於慢是若人能離如是之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名稱普聞得現在未來二世之樂衆人觀之猶如父母是忍辱人衆人親近是故瞋怒猶如毒虵如刀如火以忍滅之能皆盡除能忍瞋恚是名為忍若有善人能修行善應作是念忍者如寶

應善護之但諸衆生善惡現別愚人凌罵過他為勝智人下默以為第一愚人因起小諍遂成大怨若已得勝他怨轉深若自理屈反加憂苦若能慎言不說人短縱他罵我皆是往業非為橫報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為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適妻適妻得華欣懌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

會以重毒鴆殺汝矣結氣而殞䨓靈感化為四姓女顏華絶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兹娉為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為珮几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人聞見笑爾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也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釋令詳於兹矣四臣

即名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遠
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
三千里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鬚髮
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藏取其牙將二寸來象師如命
行之象處先射象却著法衣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王
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試吾軀命答曰
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惡念
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

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却行無令羣象尋足跡也象適人去遠甚痛難忍躃地大呼奄然而死即生天上羣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以牙還王覩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椎之吐血死入地獄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裘夷是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無極持戒如是又智度論釋提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答云

殺瞋則安隱　殺瞋則無憂　瞋為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又雜寶藏經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若行忍者則有五德一無恨二無訶三衆人所愛四有好名聞五生善道此之五德名平和事又長阿含經偈云

愚罵而智默　則為住勝彼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懐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為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為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為已亦為他
衆人有諍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已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為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
如法忍力者　於力不可沮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言柔輭　而心懷毒害　視人甚歡喜
相隨如可親　口一而柔順　其心內含毒
如樹華色鮮　其實苦若毒

又赤嘴烏喻經云昔有烏名曰拘耆（梁言赤嘴烏）遊在叢林樹産鵜諸子在於樹上時有拘耆與一獼猴共為親厚時叢樹間有一毒虵伺行不在啗拘耆子無復遺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知所在熟自思惟知虵所啗獼猴歸見問之何為答曰虵啗我子了盡無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虵行獼猴前遶之虵怒纒獼猴獼猴捉得頭曳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踊躍畜生尚有報何況於人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虵頭尾自諍頭語尾

曰我應為大尾語頭曰我應為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為大汝無此術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不去以身繞木三帀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我聽汝為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既為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衆生無智强為人我終墮三塗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羣雞依榛林住有貍侵食唯餘一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

烏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兒子

非烏復非鷄　若欲學翁聲　復是鷄所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鷄鳴

學鷄作烏聲　烏鷄若兼學　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似善口出惡言欲喚是善口復出惡欲喚非善相復出家又伐毒樹經云

昔舍衛國有官園生一毒樹人遊樹下皆悉頭痛欲裂

或患腰疼伐已還生樹中之妙衆人見喜不知諱者皆來遭死有智語之當盡其根適欲掘根復恐定死進更思惟出家學道亦復如是佛説偈言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心悟剋責即得初果又孛經説偈云

惡從心生　反以自賊　如鐵生垢

消毀其形　樹繁華果　還折其枝

蚖虵含毒　反害其軀

又善見說偈云

若人起瞋心　譬如車奔逸　車士能制之

不足以為難　人能制瞋心　此事最為難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有從瞋恚　怨害向他人　後生墮虵蚖

或作殘賊獸　譬如竹樹劈　芭蕉騾懐妊

還害亦如是　故當發慈心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諂諂曲慳貪嫉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匃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虵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懐驚怪令此毒虵見人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已即將羣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虵莫使害人佛唱許可於其

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虵所虵見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虵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悦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涼快不可言爾時世尊見虵調伏而告本緣虵聞佛語深自尅責葢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令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虵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勑虵答佛言隨佛見授不敢違勑佛告虵言汝若調順入

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羣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虵㦸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虵見衆人深生慙愧厭此虵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来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虵身由見佛故生信敬心厭惡虵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齎持香華光明照曜来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説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説偈讚佛

巍巍大世尊　功德悉滿足　能開諸盲冥
尋得於道果　除去煩惱垢　超越生死海
今蒙佛恩德　得閉三惡道

爾時天子讚歎佛已遶佛三帀還詣天宮時頻婆娑羅王聞佛說慳貪緣時會諸人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遥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

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群中有大惡牛極冥傷人難可得過爾時佛告放牛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觝我吾自知時語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刨地喚吼跳躑直前爾時如來於五指端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帀有大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安然清涼馳奔趣向心意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舐世尊足復便仰頭視佛如來喜不自勝爾時世尊知彼惡牛

心已調伏即便為牛而說偈言

瞋心興惡意　欲來傷害我　歸誠望得勝

反來舐我足

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慙愧欻然悟解益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慙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世間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之恩作是念已齎

持香華來詣佛所光明赫奕照佛世尊前禮佛足却坐
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
三帀還乎天宫時諸五百放牛人於其晨朝來詣佛所
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迹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
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
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今此水牛及五
百放牛人宿造何業生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佛
告諸比丘汝等欲知宿業所造諸惡業緣今當為汝等

說偈云

宿造善惡業　五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於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將五百弟子遊行他國在大衆中而共論義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反更惡罵汝等今者無所曉知强難問我狀似水牛觝突人來時諸弟子咸皆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故五百世中生水

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隨逐乃至今者未得解脫佛告諸比丘欲知彼三藏比丘者今此羣中惡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是佛說是水牛因緣時各各自護身口意業厭惡生死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愚人瞋恚重　地獄被燒然　犲狼諍圍繞

蚖毒競來前　齷齪怒目食　背脇縱横穿

自作還自受　恚火競相煎

習報頌曰

怒心多毒害　沉沒苦惡道　出彼得人身

餘報他還惱　見者求其過　憎嫌如毒草

此既無宜利　愚瞋何所寳

感應緣略引十驗

梁曲阿人姓弘忘名

梁秣陵令朱貞

梁南陽樂藹卿

梁參軍羊道生

梁刺史張皐

周文帝宇文泰

陳中書舍人虞陟

陳庾季孫

梁武昌太守張絢

梁裴植

梁武帝欲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求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忘名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齎財貨往湘州治生遂經數年營得一栰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用乃加繩墨弘氏所齎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劾造作過制非商估所宜結正處死没入其官栰以充寺用奏遂施行臨刑之日勑其妻子可以黄紙百張并具筆墨置棺中也死而有知必當陳訴

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可經一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稍欵服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及署奏者以次殂没未出一年零落皆盡皇基寺營搆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入地成灰也

梁稜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虞獻考覈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聞與獻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弘宥耳明日既是墓日乞得過此奏聞可爾與

不敞荅曰此於理無爽何為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入明日奏東敞便遇客共飲致醉遂忘抽出文書且曰家人合束内衣箱中敞復不記比至帝前頓足香橙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爾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敞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故同灰土儻其有識誓必報之貞於市始當命絶而敞已見其來自爾後時時恒見敞見來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貞居山上推石壓之月餘日

敞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章門閾下其婦平常於宅暴卒敞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敞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敞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右丞虞𬺈是其宗親經始喪事見敞還暫下堂避之僅得免難

梁廬陵王在荆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盋卿亦充一使時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勑失王本意及盋卿還以違悮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愆但誑盋卿云

自爲分雪無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
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斂死後少日破虜在槽看牛
忽見蓋卿挈頭而入持一盌蒜虀與破虜破虜奔走驚
呼不獲已而服之因此得病未幾而死杜嶷梁州刺史
懷瑶第二子也任西荆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年
貌兼美寵愛殊深妾得其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
妾倚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嶷因
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令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

書已出從看訖歎曰吾不自意忿忿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從旬日而死襄陽人至今以為口實

梁太山羊道生為梁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漢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頓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漢州欲賜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珮刀刳其眼精吞之部曲

呼天號地須臾海珍來又勸兄決斬至座良久方覺眼在喉内噎不肯下索酒嚥之頻傾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嚥而别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驗矣

梁東徐州刺史張皐僕射永之孫也嘗被敗入北有一土民與皐盟誓將送還南遂即出家名僧越皐供養之及在東徐亦隨至任恃其勲舊頗以言語忤皐皐便大怒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夜往

殺之爾後夕夕夢見僧越云報怨少日出射而箭帖青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破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停十許日髆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周文帝宇文泰初為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為湘東王時在荆州時遣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為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不加宗敬頗行陵侮又求索無厭或不愜意遂遣兵襲江陵虜僕

朝士至於民度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馬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閭阿那瓌女為后和親殊篤害梁王之明年瓌為齊國所敗破國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讎即遣餉泰馬三千疋求誅瓌等泰遂許諾伏突厥兵與瓌謳會醉便縛之即日滅郁久閭一姓五百餘人流血至踝茹茹臨死多或仰天而訴明年冬泰獵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瓌為祟泰發怒肆罵命索酒與之兩月日死

陳主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為主而輔載之會稽虞陟本梁武世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於時夢見梁武謂陟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莫殺我孫若殺於公不好事甚分明陟既未見有簒殺兆形不敢言之數日復夢如此并語陟曰卿若不傳我意卿亦不佳陟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之間太史啓云殿內當有急兵陳主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主自立爾後陟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能為我語陳主致令禍及卿與

陳尋當知也陟方封啟敘之陳主為人甚信鬼物聞大驚遣輿迎陟面相訊訪乃尤陟曰卿那不導奇事奇事六七日陟死尋有章𢧐之怪也

陳庾季孫性甚好殺滋味漁獵故是恒事奴婢僁罪亦或盡之常大篤病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即於夢中誓不復殺驚寤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有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尋獲之即竝毆殺其夕復見前人來云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

不合擅刑令改決無濟理投明嘔血數日而終

梁武昌太守張絢常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絢便躬捶之一下即墮水無復活狀絢遂推置江中須臾頃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絢斂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即跳入絢口絢因得病少日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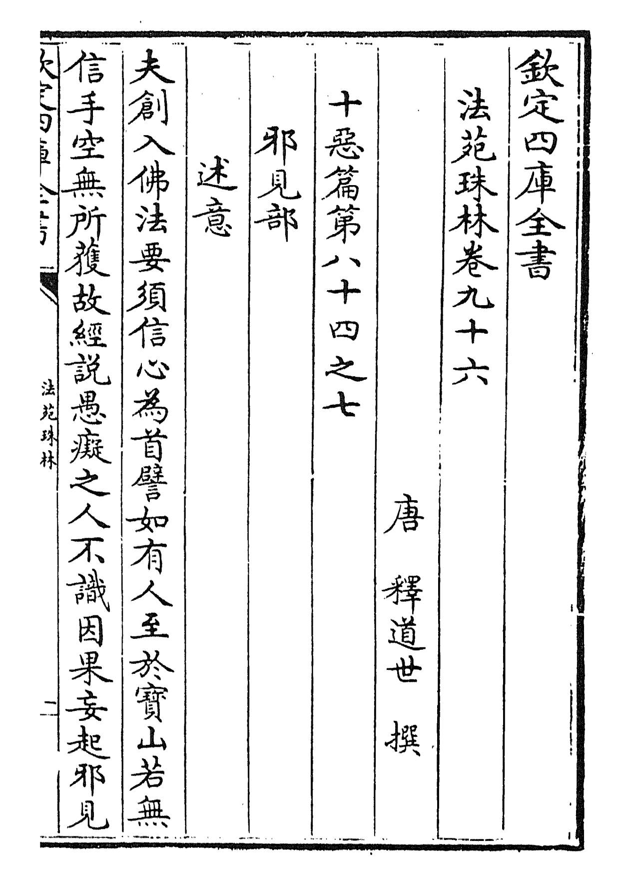
梁裴植隨其季叔叔業自南兖州入北仕於元氏位至尚書植同堂妹夫韋伯鼎有學業恃壯業氣以自才智常輕陵植植憎之如雠後於洛下誣告植謀為廢立植

坐此死百許日伯鼎病向空而語曰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怒也須臾而卒萬納于中者北代人仕魏世為侍中領軍明帝勲專權在内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乃共勸高陵陽王雍出中中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矯詔竝殺之朝野憤怒莫不切齒二年中得病見裴郭為祟尋死右此十驗出寃祥記

法苑珠林卷九十五

音釋

鴆直禁切毒鳥也 噤巨禁切閉也 躃必益切仆也 骶典禮切觸也 刨步交切 跳躑跳他弔切越也躑直炎切躍也 齖齚齖五加切齒不正也齚仕革切齧也 劾紇則切推窮罪人也 獄分勿切 覈下革切考實也 騭職日切 挈詰結切持也 嵸祖叢切 溠側嫁切州名 醼伊甸切合飲也 傒弦雞切奴也 悸其季切心動也 浹即協切洽也 ⿱辟歹⿱扌夕⿱辟歹扶歷切⿱扌夕音昔⿱辟歹⿱扌夕欲死之貌



法苑珠林卷九十六

唐 釋道世 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七

邪見部

述意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為首譬如有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

謗無三寶四諦無禍無福乃至無善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衆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獄中他方劫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徧十方界他方劫盡復生此閻大地獄

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徧十方界畜生罪畢來生人
中無佛法處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騃無所別知
雖非愚畜縱是聰人妄生異執者亦名邪見故成實論
云癡有差別所以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
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從癡增長邪見則成重
罪必墮阿鼻地獄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
可轉故菩薩地經云邪見有二種一者可轉二者不可
轉誹謗因果言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非果見果

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為邪見善業者名為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解脫如犬逐塊不知尋本故大莊嚴論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四面安火上有日炙身處其中以苦求道但諸凡愚多迷真道不知觀察身心無我但學苦行以為道者即同外道妄行邪法謬執非真唯成惡法

故智度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不如不執少行慧施無執易化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成實論云寧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說偈責疏罪人云

汝邪見愚癡　癡羂所縛人　令墮此地獄　在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盡　人中最凡鄙　汝畏地獄縛　此是汝舍宅　若屬

邪見者彼人非黠慧一切地獄行怨家心所誑心是第一怨此怨最爲惡此怨能縛人送到閻羅處

爾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彌泥魚住於愛舍宅作業時喜笑受苦時號哭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有愚癡人心懐闇冥都不能念惡亦無念善心瞢瞢常昏昏萬事不能爲如暴中炊煑無所能成熟多習愚癡者諸根不完具生於牛羊中然後墮地獄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有長者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語欲請佛僧令長者中門外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鐵為椽土薄覆上設衆飲食以毒著中火坑不禁毒飯足害以此圖之何憂不死如教作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慇懃請佛及諸聖衆是時世尊愍其狂愚欲濟脫之默然受請申日內喜果如其計豈知須彌之毒大千刹火刀劍鋒刃不能動佛一毛之力今以火坑毒飯欲毀於佛譬如蚊蝱欲墜

大山蠅蠓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毀壞不如早悔爾時長者罪蓋所覆心不開解世尊心念令受長者申日之請不與常同廣現威神震動十方百千聖衆兼諸龍神空飛地行不可算計一時到家為作利益佛以神德即變火坑成七寶池八味具足飲飯天甘食者充悅六師惶怖各以逃竄長者歸伏稽首于地嗚呼佛足長跪自陳令以覺悟從佛得度諸來會者皆樂法音得福獲度不可稱計又觀佛三昧經云爾時世尊告父王言舍衛城

中須達長者有一老母名毗低羅謹勤家業長者勑使手執庫鑰出内取與一切委之須達請佛及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慳貪瞋嫌佛法及與衆僧而作是言我長者愚癡迷惑受沙門術是諸乞士多求無厭何道之有作是語已復發惡願何時當得不聞佛名不聞僧名如是惡聲展轉徧舍衛城末利夫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者如好蓮華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虵護之喚須達婦而語之言汝家老婦惡口誹謗

何不擯出時須達婦跪白夫人央掘魔等弊惡之人佛尚能伏何況老婢末利聞之歡喜語言我明請佛汝遣婢来到明食時長者遣婢持滿瓶金助王供養末利見来而作是言此邪見人佛若化度我必獲利佛於爾時從正門入難陀侍左阿難侍右羅睺佛後老婢見佛心驚毛豎言此惡人隨我後至即時退走從狗竇出狗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開婢即覆面以扇自障佛在其前令扇如鏡無所障礙迴顧東視東方有佛南西北方

亦皆如是舉頭仰看上方有佛低頭伏地地化為佛以手覆面手十指頭皆化為佛老婢閉目心眼開見虛空化佛滿十方界當時城中有二十五旃陀羅女復有五十婆羅門女及諸雜類并及末利夫人宮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見佛如來足步虛空為於老婢現無數身皆破邪見頭頂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化佛如林即發菩提老婢邪見仍未生信由見佛故除却八十萬億劫中生死之罪得見佛已疾走歸家白大家言我於今日

遇大惡對見於瞿曇在王宫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逾青蓮放勝光明作此語已入木籠中以百張皮纏木籠上白氎纏頭却卧黑處佛還祇洹末利白佛願化邪女莫還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於佛無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遣羅睺羅詣須達家度彼老婢羅睺變作轉輪聖王時千二百五十比丘化為千子到須達家以彼老婢為玉女寶爾時聖王即便以如意珠照曜女面令女自見如玉女寶倍大歡喜而作是言諸沙

門等高談大語自言有道無一效驗聖王出世弘利處多令我老弊如玉女寶作是語已五體投地禮於聖王時典藏臣宣王十善女聞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說義無不善為王作禮悔過自責心既調伏時羅睺羅及諸比丘還復本形老婢見已即作是言佛法清淨不捨衆生如我弊惡猶尚化度即受五戒成須陀洹將詣佛所為佛作禮懺悔前罪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此婢前世有何

罪咎生為婢使復有何福值佛得道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一寶蓋燈王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子名快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慢和尚為說甚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之義王子聞已謬解邪說師滅度後即作是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讚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阿闍黎智慧辯才願於生生為善知識作是語已教諸徒衆皆行邪見雖持禁戒由謗般若謬解邪說命終之後墮阿鼻獄八千億劫

受苦無量罪畢出獄為貧賤人五百身中聾癡無目千二百身恒為人婢佛告大王時和尚者今我身是阿闍棃者今羅睺羅是王子比丘老婢是徒衆弟子今邪見女等發菩提心者是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昔佛在世時欝闍延城有嚴熾王問薩遮尼乾子言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呰言造作者無有福德其供養者虛損現在無益未來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送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

取佛物法物僧物園林田宅象馬車乘奴婢六畜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或捉沙門策役驅使責其發調罷令還俗或時輕心種種戲弄或時毀呰罵詈誹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種種傷害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衆生分中答言大王攝在惡逆衆生分中大王應當上品治罪所以然者以作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為根本何等為五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取三寶物自作教人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謗三乘法毀呰留

難隱弊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出家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獄枷鎖打縛策役驅使責諸發調或脫袈裟逼令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根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第四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報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第五根本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決定燒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苦永無出期若國內有如是惡人

毀滅三寶一切羅漢諸佛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神不護各自相殺四方賊起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五穀不熟人民饑餓遞相食啗白骨滿野多饒疫病死亡無數人民不知自思是過反怨諸天及善神祇又觀佛三昧經云有七種重罪一一罪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經八萬四千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毀無十方佛三斷學般若四犯四重虛食信施五用僧祇物六逼略淨行比丘尼七六親所行不淨行又小五濁經云五逆

罪外別有五逆罪第一慢二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妬國君第三復生輕薄第四賤其身命而貴其財第五去福就罪又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泥犂之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有人犯盜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於晨朝時以一百戟而以刺之彼命故存至於日中王復勑以二百戟刺彼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勑以三百戟刺彼人身分皆悉破盡其命故存佛告比丘於意云何

此人被戟爲苦不耶比丘答佛一戟刺時猶尚苦痛況三百戟佛即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佛告比丘三百戟苦比泥犂苦如小沙石泥犂之苦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爲喻泥犂中苦其事云何若有衆生墮泥犂中獄卒以斧燒令極熱斫身八楞及以四方經百千歳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復坐鐵牀以鐵鉗口吞熱鐵丸經百千歳復坐鐵牀洋銅灌口

經百千歲復臥鐵地以熱鐵釘釘其身首經百千歲復出其舌使舐鐵地以釘釘之如張牛皮經百千歲復挽項筋縛著車上經百千歲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歲復燒火山令下舉足著上血肉即消舉足還生經百千歲復鑊煮之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是為泥犂地獄中苦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暗冥共相啗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生罪畢或生人中若從畜生為人甚難猶如盲龜遇浮

木孔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為他役使形貌醜陋或根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泥犂中輪轉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丘凡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惡行者獲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為樂不比丘答佛一寶一妙猶為極樂何況七寶四妙居也佛還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為多

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為喻佛告比丘轉輪王樂比天上樂如小沙石天上之樂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為喻天上之樂其事云何若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樂不可具說若從天上來生人間生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貴饒財多寶名稱遠聞端正殊妙衆人所愛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間有漏之樂若修善根回向菩提於生死中所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又中阿含

經云爾時斯和提中有王名蜱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共斯和提梵志居士北行至尸攝和林遥見尊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迦葉曰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沙門鳩摩羅迦葉告曰今此日月為是今世為後世耶王曰雖作是說然無後世無衆生生迦葉種種譬喻方便為說固執已見而不捨之迦葉復告蜱肆汝聽我說喻若有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蜱肆猶養豬人彼行路時見有燆糞甚多無主便作是

念此糞可以養飽多豬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
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釋流漫澆汙其身故負持去終
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當知
蜱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怖癡終不捨者汝便當
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如養豬人蜱肆王
言沙門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怖癡終不能捨尊
者迦葉告曰蜱肆復聽我說最後譬喻若汝知者善若
不知者我不復說法蜱肆猶如大豬為五百豬王行嶮

難道彼於中道遇見一虎由見虎已便作是念而語虎曰若欲鬬者便可共鬬若不爾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豬曰聽汝共鬬不借汝道豬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況祖父鎧耶便語豬曰隨汝所欲豬即還至本廁處所宛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語曰汝欲鬬者便可共鬬若不爾者借我道過虎見豬已復作是念我常不食雜小蟲者以惜牙故況復當近此臭豬耶虎念

是已便語豬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鬬豬得過已即還向

虎而說頌曰

虎汝有四足我亦有四足汝來共我鬬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荅豬曰

汝毛豎森森諸畜中下極豬汝可速去糞臭不可堪

時豬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鴦二國聞我共汝鬬汝來共我戰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汗汝豬與熏我汝鬬欲取勝我今與汝勝
尊者迦葉告曰蜱肆若汝欲取恚怖癡終不捨者汝便
自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豬勝
也蜱肆王聞歡喜奉受求上妙智

正報頌曰

六賊奸邪偽七識亂乖真謗毀玄正理妄語役貪瞋恚
業縱横作忠言不喜聞一入無間地萬苦競纏身

習報頌曰

邪見習癡業阿鼻受楚毒劫盡人中生復與邪相續邪
正既相違自然成諂曲此心若不改連環未絕獄

感應緣略引十四驗

宋沈僧覆

宋沙門釋道志

宋東海唐文伯

宋廣陵周宗

宋瑯琊王淮之

宋沮渠蒙遜

宋崔皓

周武帝

隋趙文昌

隋沙門釋慧雲叔

唐太史令傅奕

唐刑部郎中宋行質

唐冀州姜滕生

唐姚明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饑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炘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僧覆具見其事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僧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輒驚噭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痍徧體呻呼不能絶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縈刀鑊已糜

之身唯埊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

并頻請願具為懺悔昔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

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既死

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

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

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

云自死以来備縈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頼蒙衆僧

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閒息感恩罔

已故暫来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臭乃稍歇此事在秦始末年其寺好事者已具條記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蒱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久後病癩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之以為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

始起腰帶處世時在元嘉年初爾
宋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劉彦之北伐王
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
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為相因共竊取出村貿食其
一人羸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
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宋王淮之字元曾瑯琊人也世以儒專不信佛法常謂
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元嘉中為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絶

少時還復暫甦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下牀會淮之語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異淮之斂眉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右五出冥祥記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者博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為涼王仍求曇摩讖蒙遜吝而不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白日見摩讖以劒擊蒙遜因疾而死右一出冤魂志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太
武皇帝信任崔皓邪佞諂諛崇重寇謙號為天師殘害
釋種毀破浮圖廢棄法祀諸臣僉曰康僧感瑞太皇創
寺若也除毀恐貽後悔又於後宫内掘地得一金像皓
乃穢之陰處尤痛叫聲難忍太史卜曰由犯大神故於
是廣祈名山多賽祠廟而疾苦尤重内痛彌甚有信宫
人屢設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若
皓曰佛為大神耶試可求之一請便愈欣慶易心乃以

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從受五戒深加敬重方知寇謙陰用邪悞乃加重罰以置四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廁以盡形命徒黨之流並皆斬決至庚寅年太武遭疾方始感悟兼有曇始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愧悔心即誅崔皓到壬辰歲太武帝崩孫文成立即起浮圖毀經七年還興三寳至和平三年昭玄都統沙門釋曇曜慨前陵廢欣今再興故於此臺石室寺集諸僧衆譯經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持千載不墜

準此掘地獲像明知秦周已有佛教驗矣

昔後周承魏運魏接晉基餘則偏王所無依據而宋齊梁陳之日自有司存國亡帝落遂即從諸筆削可不然乎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丞相黒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為魏帝西遷長安改衣旛為皂色號大統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四年而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為帝四年而崩立弟邕為帝太祖第三子也開闊大度統御羣小立十二年殺叔大冢宰

晉國公護父子十人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至三年内納道士張賔妖佞云佛法於國不祥可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殄前代數百年來公私寺塔掃地除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諸州佛寺出四十千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萬還歸編户帝以為大周天下無事不謂禍災身遂大患志高慮遠改元宣政五月而崩太子贇立殺齊王父子八人改元天成二月立子衍為太子禪位與之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立四皇后威儀服

飾倍多於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衍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凡五帝二十五年治於長安

右二驗出唐高僧傳記

隋開皇十一年内大府寺丞趙文昌身忽暴死於數日唯心上暖家人不敢入殮後時得語眷屬怪問文昌說云吾死已有人引至閻羅王所語昌云汝一生已来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物可營功德唯專心誦持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合掌斂膝讚言善哉善哉汝能受持般

若功徳甚大不可思議王語所執之人好須勘當莫令錯將人来使人少時之間勘當知錯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合二十餘年王聞此語即語使人汝引文昌向經藏内取金剛般若經將来使人受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數十間屋甚精華麗其中經卷皆悉徧滿金軸寶秩莊飾極好文昌見已善心彌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忙怕恐非般若求使却換使人不肯然見及題云功徳之中

最為第一昌即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歡喜將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昌令東立面向經卷遣昌誦經使人勘試一字不遺並皆通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束昌云汝勤受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南門出欲至門首便見周武帝在門東房内頸著三重鉗鎖即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来至此須共汝語文昌見喚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云汝識我不文昌答云臣昔宿衛陛下奉識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舊臣汝今還家為

吾具向隋文皇帝説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當時以衛元嵩教我滅佛法比來數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何處去王追不得武帝答云吾當時不解元嵩意錯滅佛法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閻羅王所能管攝以此追之不得汝語隋帝乞吾少物營修功德兾望福資得出地獄昌受囑辭行少時出南門外見一大糞坑中有一人頭髪片出昌問引人此是何物引人答云此是秦將白起坑趙卒寄禁此中罪猶

未了引人將昌至家得活昌經三日所患漸瘳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勑徧下國内人出一錢為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兼三日持齋仍勑録此事入於隋史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為務年至十八乘驢至於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有黄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華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黄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

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刃欲斫忽見姊夫在傍邊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叔見闡化深慚昔釁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為說法永斷毒心常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領學徒閑皆儉素大有聲譽不測終年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

天文歷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許年常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為磚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與同伴傅仁均薛賾並為太史令賾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賾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賾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犂人賾問泥犂人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答曰皆悉有之

又問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之有然傅奕已被配越州為泥犂人矣言泥犂者依經翻為無間即大地獄也長命旦入殿見薛賾因說所夢賾又自說泥犂人之事二人同夜闇相符會共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賾既見徵仍送錢付奕并為說夢後數日間而奕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惡徵不可具說臨在殿庭親見二官說夢皆同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

之言至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璹暴死經二日而甦自言初死之時見四人来至其所云官府追汝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向北為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辮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璹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璹辭曰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璹

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詞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璹改籍加須達年大豈敢妄耶璹云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司呼領璹者三人解璹縛將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北門外皆闇多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璹曰汝無罪放汝去璹辭拜

吏引壽至東階拜辭僧印壽曰好去吏引壽出東南
行度三重門每皆勘視膀印然後聽出至第四門門甚
壯大重樓朱粉三戶竝開狀如宮城門守衛嚴又驗印
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喚壽壽廻顧見侍郎
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
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
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許大書牌上曰此是勘當擬過
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

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璹悲喜曰云汝何故得来璹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璹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言説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慇懃四屬之璹及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璹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来坐怒璹曰我方勘責事汝何人輒至因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璹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為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鳴乃

驗即放出門外黑如漆璹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璹之吏從門出来謂璹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璹不應内自思曰吾無罪放来何為賄吏即謂曰君不得無行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豈不困耶璹心然之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来取璹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處牆穿破見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璹

如言行至牆下良久乃至依倒處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戸而甦至十五日璹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絶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去因即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璹拜謝百餘拜遂即放歸又甦璹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璹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璹辭謝請更作許之又甦至二十日璹令用六十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幷酒食自於隆政坊西門渠水上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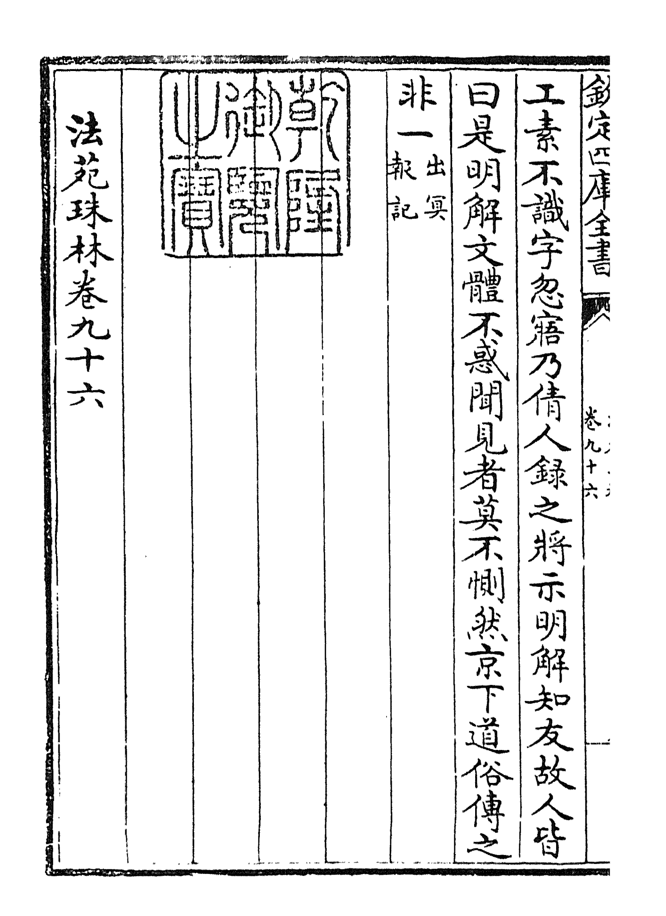
之既而身輕體健遂念誦不廢臨問其事時與刑部侍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將在大理鞫問請劉名璹至與辛卿等對問之云爾 右三驗出冥報記

冀州故觀城人姜滕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為我續手令爾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道裂

經大罪勝生反更恶駡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緫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内病得痊愈郷人號為聖像其堂及像竝皆見在

唐姚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門也性聰敏有文藻工書翰善丹青至於鼓琴亦當時獨絶每欣俗網不樂道門至龍朔元年舉應詔人赴洛陽及升第歸俗頗有餘言未幾而卒後託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

福業不遵內教令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故人之情頗
能惠一飡不智整夢中許諾及其寤後乃為設食至夜
纔眠即見明解來愧謝之至二年秋中又託夢於畫工
曰我以不信佛法令大受苦痛努力為我寫三二卷經
執手慇懃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徧令記寤乃憶之
其詩曰
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
林鷩野吹荒隧落寒霜言離何以贈留心內典章其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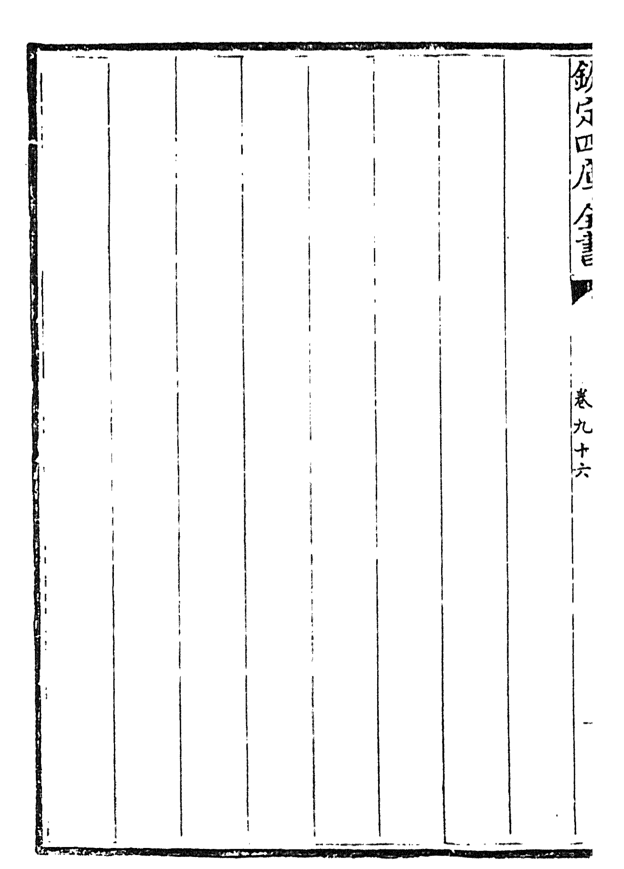


工素不識字忽寤乃倩人録之將示明解知友故人皆曰是明解文體不惑聞見者莫不惻然京下道俗傳之非一（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九十六

音釋

黠下八切慧也　瞪瞢瞪都鄧切瞢母亘切瞪瞢不明也　熇正作熇呼木切熱貌　蜱符支切　忻香靳切炙也　嫗於語切老婦稱也　戇陟降切　賾土革切　璹神六切　辮婢典切編髮也　倩子正切假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九十七 九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何永湊

法苑珠林卷九十七

唐 釋道世 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一

布施部

述意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既標六度之初又題四攝之首所以給孤獨園散黄金而不吝須達拏王施白象

而無惜尚能濟其厄難忘已形軀故薩埵投身以救饑
羸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鸇之餐豈況國城妻子何足
經懷寶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云解衣推食摩頂至踵
車馬衣裘朋友共敝莫不輕財重義愛賢好士且自財
物無常何關人事苦心積聚竟復何施四怖交煎五家
爭奪何有智人而當寶翫比見凡愚吝惜家財靡有捨
心而喪軀命但為貪生恒憂不活遂使妻兒角口兄弟
鬩牆眷屬乖離親朋隔絶良由慳因慳緣慳法慳業乖

菩薩之心妨慈悲之道不生救護之意唯起煩惱之情如是之𠎝實由慳貪為本也

慳偽

如菩薩處胎經佛說偈言

世多愚惑人守慳不布施積財千萬億稱言是我有臨欲壽終時眼見惡鬼神刀風解其體無復出入息貪識隨善惡受報甚苦辛將至受罪處變悔無所及

又薩遮尼揵子經偈云

貪人多積聚得不生厭足無明顛倒心常念侵損他現在多怨憎捨身墮惡道是故有智者應當念知足惜財不布施藏舉恐人知捨身空手去餓鬼中受苦饑渴寒熱等憂悲常煎煮智者不積聚為破慳貪故

又分别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急性多瞋怒不依正憶念後作大力龍

又菩薩本行經云若見乞者面目嚬蹙當知是人開餓鬼門又大集經云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為四一不樂

惠施二施已生悔三施已觀過四不念菩提心復有四法一為欲而施二為瞋而施三為癡而施四為怖畏而施復有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現見施四輕慢施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布施遠離四惡一破戒二疑網三邪見四慳吝復離五法一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施時不說善惡三施時不擇種姓四施時不輕求者五施時不惡口罵詈復有三事施已不得勝妙果報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

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復有八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施已見受者過二施時心不平等施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喜自讚歎五説無後乃與之六施已惡口罵詈七施已求還二倍八施已生於疑心如是施主則不能得親遇諸佛賢聖之人若以具足色香味觸施於彼者是名淨施若偏為良福田施不樂常施是人未来得果報時不樂惠施若人施已生悔若劫他物持以布施是人未来雖得財物常耗不集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

未來雖得大報身常病苦若人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恩報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

局施

述曰或復有人許施貧者令他歡喜後悔不與招苦轉多或有衆生自無信施見他行施不能隨喜反生毀呰令他不施得罪最重或有共物偏用有過如家中財物

妻子共感多人有分非獨感得於中獨吝不肯惠施障人修福得惡最深故正法念經云若有丈夫勅其婦人令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吝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何以故女人貪欲嫉妬多故不及丈夫女人小心輕心不及丈夫以是因緣生餓鬼中乃至嫉妬惡業不失不壞不朽於餓

鬼中不能得脫業盡得脫從此命終生畜生中受遮吒迦鳥身此鳥唯食天雨仰口承天雨水而飲之不得飲餘水常患饑渴受大苦惱畜生中死生於人中以餘業故常困饑渴受苦難窮常行乞食或復於家共有供中偏食不與他人亦得重罪故正法念經云多食美食而自食啗不施妻子及餘眷屬妻子等但得齅其香氣不知其味於妻子前而獨食之以慳嫉故同業眷屬而不施與亦教他人不給妻子起隨喜心數造斯過而不改悔不生慙愧如是惡人身

壞命終生於食氣餓鬼之中既生之後饑渴燒身處處奔走呻吟嗥叫悲泣愁毒唯恃塔廟及以天祀有信之人設諸供養因其香氣及𩞄餘氣以自活命故知衆生獨用家物及偏獨食皆得大罪或處無財乃至水草亦不將施後受貧苦世世不絶故優婆塞戒經云無財之人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王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

若以塵麨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麨耶極貧之人誰當赤露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一針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善男子天下之人誰現貧窮無有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執役掃灑亦得福報故成實論云掃一閻浮僧地不如掃一手掌佛地又四分律及彌沙塞律云昔佛在世時跋提城內有大居士字曰琝荼饒財珍富有大威力隨意所欲周給人物倉中有孔大如車軸轂

米自出婦以八升米作飯飼四部兵及四方來者食故不盡其兒以千兩金與四部兵及四方乞者隨意不盡兒婦以一裹香塗四部兵幷四方來乞者隨意令足香故不盡奴以一犂田耕七壟出米滋多其婢以八升穀與四部兵人馬食之不盡家內良賤共爭各是我福力瑅荼詣佛請問誰力佛言汝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

減少許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食已於虛
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捨命生四天王天至于
他化展轉七反餘福此生果報齊等
通施
如涅槃經云菩薩凡行施時不見受者持戒破戒是田
非田此是知識此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
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饑饉豐樂不見因果此是衆生
此非衆生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

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絶菩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菩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屬欲令安隱為除毒故即命良醫而為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觸我今當觀如是毒箭從何方來耶誰之所射為是刹利婆羅門毗舍首陁復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鏃鐵者何冶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翼烏鵄鷲耶所有毒者為從作生自

然而有是人毒惡虵毒耶如是癡人竟未能知尋便命
終菩薩亦爾若行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報
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菩提又
淨業障經云若菩薩觀慳及施不作二相持戒毀戒不
作二相瞋恚忍辱懈怠精進亂心禪定愚癡智慧不作
二相是則名為淨諸業障又佛說太子須大拏經云佛
告阿難過去不可計劫時有大國名為葉波其王號曰
温波王有二萬夫人了無有子王自禱祠諸神夫人便

覺有身至滿十月太子便生字為須大拏至年十六書藝悉備少小已來常好布施太子年大王為納妃名曼坻國王女也端正無比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自惟欲作檀波羅蜜出城遊觀帝釋化作貧窮聾盲瘖瘂人悉在道邊太子見已愁憂不樂太子白王欲從大王乞求一願不審聽不王答欲願何等不違汝意太子言我願欲得大王中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王語太子恣汝所欲不違汝

也太子即輦珍寶著四城門外及著市中恣人所索八方上下莫不聞知千里萬里來者恣意與之不逆其意時有敵國怨家聞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即會諸臣及衆道士共集議言葉波國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多力健鬬每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諸臣或言無能往者中有婆羅門八人即白王言我能往乞當給我粮王即給之王便語言能得象者我重賞汝道士八人即詣葉波國至太子宮

門悉皆拄杖俱翹一脚住自說言故從逺來欲有所乞

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為作禮如子見父因

相慰勞問何所求道士答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

人意太子名字流聞八方上徹蒼天下入黄泉布施之

功徳不可量欲從太子乞行蓮華上白象太子即將至

廏中令取一象道士等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蓮華上白

象名須檀延者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愛重王

視如我若與卿者我即失父王意或逐我出國太子即

自思惟我前有要在所布施不逆人意令不與者違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平等即勑左右被象金鞍疾牽来出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手右手牽象以授與之八人得象即呪願太子累騎白象歡喜而去太子語道士言卿速疾去王若知者便追奪卿道士八人即便疾去國中諸臣聞以象施怨家皆大驚怖王聞愕然令得天下有此象故此象勝於六十象力而太子用與怨家恐將失國當如之何太子如是布施中藏

日空臣恐舉國及其妻子皆以與人王聞是語益大不樂王共諸臣議之將欲種種刑罰太子有大臣白王不許但逐出國置野田山中十二年許當使慙愧王即隨此大臣所言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徙汝著檀特山十二年太子白王不敢違教復願布施七日展我微心乃出國去王言汝正坐布施太劇空我國藏失我敵寶故逐汝耳促疾出去不聽汝也太子白言不敢違戾大王教令我自有財願得布施盡之乃去不敢煩國二萬夫人

共詣王所請留太子布施七日乃令出國王即聽之四遠來者恣意與之七日財盡貧者得富萬民歡喜太子辭妻妃聞愕然太子何過乃當是乎太子具荅因緣是故逐我曼坻言使國豐溢富樂無極但當努力共於山中求索道耳太子言人在山中恐怖之處汝快憍樂何能忍是妃荅太子我終不能相離也王者以旛為幟火者以煙為幟婦者以夫為幟我但依怙太子若有來乞丐者我當應之乃至有人索求是物種種隨太子所施

太子言汝能爾者大善太子與妃及其二子共至母所辭别欲去白其母言願數諫王以政治國莫邪枉人母聞辭别感激悲哀語傍人言我身如石心如剛鐵奉事大王未曾有過今有一子而捨我去我心何能不破而死太子與妃及二子俱為父母作禮而去二萬夫人以真珠各一顆以奉太子四千大臣以七寶珠奉上太子太子從宫出城悉施四遠即時皆盡國中大小數千萬人共送太子觀者皆悉墮淚而别太子與妃俱載自御

而去前去已遠止息樹下有婆羅門来乞馬太子即却
車以馬與之以二子著車上妃於後推太子轅中步挽
而去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来乞車太子即以車與之
適復前行復有婆羅門来乞太子言我不於卿有所愛
惜我財物皆盡婆羅門言無財物者與我身上衣太子
即解與之更著一故衣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来乞太
子以妃衣服與之轉復前行復逢婆羅門来乞太子以兩
兒衣服與之太子布施車馬錢財衣被了盡初無悔心

大如毛髮太子自負其兒妃抱其女步行而去相隨入山檀特山去葉波國六千餘里去國遂遠行在澤中大苦饑渇忉利帝釋即於曠澤化作城郭伎樂衣食彌滿城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於此留止飲食以相娛樂妃語太子行道甚極可暇止此不太子言父王徙我著檀特山中於此留者違父王命非孝子也遂便出城顧視不復見城轉復前行到檀特山山下有水深不可度妃語太子且當住此須水減乃度太子言父王徙我著山

於此住者違父王教太子慈心水中有山以堰斷水褰衣而度即心念言水當澆灌殺諸人畜即還顧謂水言復流如故若有欲来至我所者皆當令度太子適語已水即復流如故前到山中見山嶔岑樹木繁茂百鳥悲鳴流泉清池美水甘果太子語妃觀是山中亦有學道者太子入山山中禽獸皆大歡喜来迎太子山上有一道人名阿周陁年五百歲有絶妙之徳太子作禮却住白言今在山中何許有好果泉可止處耶阿周陁言是

山中者並是福地所在可止道人即言今此山中清淨之處卿云何將妻子來而欲學道乎太子未答曼坻即問道人言在此學道為幾何歲道人言四五百歲曼坻言計有吾我何時得道道人言我實不及此事也太子即問道人言頗聞葉波國王太子須大拏不道人言我數聞之但未見耳太子言我正是須大拏也道人問太子所求何等太子答言欲求摩訶衍道人言功德乃爾今得摩訶衍不久也太子得無上道時我當作第一神

足弟子道人即指語太子所止處太子即以法道結頭編髮以水果為飲食即作艸屋男女別處男名耶利年七歲著艸衣隨父出入女名罽拏延年六歲著鹿皮衣隨母出入山中禽獸皆悉歡喜来依附太子空池皆生泉水枯木皆生華葉諸毒皆消果樹並茂太子男女在於水邊與禽獸共戲時拘留國有貧窮婆羅門年四十乃取婦婦大端正婆羅門有十二醜狀類似鬼其婦惡見兒欲令死婦行汲水道逢年少嗤說其壻持水既歸

語其壻言我適取水年少調我為我索奴婢我不自汲水人亦不笑我壻言我貧當何所得婦言不為我索奴婢者我當便去不復共居婦言我常聞太子須大拏坐施太劇父王徙著檀特山中有一男一女可乞之時婆羅門即詣檀特山至大水邊但念太子即便得度時婆羅門遂入山中逢獵師問太子處即指示處婆羅門即到太子所太子遥見甚大歡喜迎為作禮因相慰勞問何所從來婆羅門言我從遠來拘留國人久聞太子好

喜布施欲從太子乞丐太子言我不與卿惜我所有盡
賜無以相與婆羅門言若無物者與我兩兒以為給使
如是至三太子言卿故遠來無不相與時兩兒行戲太
子呼語言此婆羅門遠來乞汝我已許之汝便隨去太
子即牽授與地為震動兩兒不肯隨去還至父前長跪
謂父言我宿何罪今遭值此乃以國王種為人奴婢向
父悔過從是因緣罪滅福生世世莫復值是太子語兒
言天下恩愛皆當別離一切無常何可保守我得無上

道時自當度汝兩兒語父言為我謝母令便永絶恨不面別自我宿罪當遭此大苦念母失我憂苦愁勞婆羅門言我老且羸小兒各當捨我至其母所我當奈何得之當縛付我太子即反兩小兒手使婆羅門自縛之繫令相連總持繩頭兩兒不肯去以捶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見之淚出墮地地為之沸太子與諸禽獸皆送兩兒不見乃還時諸禽獸皆隨太子還至兩兒戲處號呼自撲兒於道中以繩繞樹不肯去冀其母來婆羅門以捶

鞭之兩兒言莫復撾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樹神一切哀念我不見母别可語我母拾果疾來與我相見母於山中左足下癢右目復瞤兩乳汁出便自思惟未嘗有是怪當用果為宜歸視我兒得無有他棄果走還天王帝釋知太子以兒與人恐妃障其善心便化作師子當道而蹲妃語師子願小相避使我得過師子知婆羅門去遠乃起避道令妃得過妃還見太子獨坐不見兩兒自至艸屋處處求之不見便還至太子所問兩兒

何在太子不應為持與誰早語我處莫令我狂如是至
三太子不應妃更愁苦太子不應益我迷荒太子語妃
拘留國有一婆羅門来從我乞兩兒便以與之妃聞感
激躃地而倒如太山崩宛轉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
止汝識過去提和竭羅佛時本要不耶我於爾時作婆
羅門子字鞞多衞汝作婆羅門女字羅陁汝持華七莖
我持銀錢五百文買汝五華欲以散佛汝以二華寄我
上佛而求願言願我後生常為卿妻我於爾時與汝要

言欲為我妻者當隨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其餘施者皆隨我意汝答言可令以兒施而反亂我善心耶妃聞太子言心意開解便識宿命聽隨太子布施疾得所願天王帝釋見太子布施如此即下試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羅門亦有十二醜到太子前而作自說言常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故來到此願乞我妃太子言諾大善可得妃言令以我與人誰當供養太子者太子答言令不以汝施者何得成無上平

等太子即牽妃授之天帝釋知見太子了無悔意諸天讃歎天地大動時婆羅門便將妃去行至七步尋將妃還以寄太子莫復與人太子言何為不取婆羅門語太子言我非婆羅門是天王帝釋故来相試欲願何等即復釋身妃即作禮從索三願一令將我兩兒去者婆羅門還賣著我本國中二令我兩兒不苦饑渴三令我及太子早得還國天王釋言當如前願太子言願令衆生皆得度脫無復生老病死之苦帝釋言大哉所願無上

所願特尊非我所及帝釋言畢忽然不見是時拘留國
婆羅門得兒還家婦逆駡之何忍持此兒還此兒國王
種而無慈心撾打令生瘡身體皆膿血捉持街賣更求
使者壻隨婦言即行賣之天帝行市言此兒貴無能買
者乃引至葉波國既至葉波國中大臣人民識是太子
兒大王之孫舉國悲哀諸臣即問所從得此兒來婆羅
門言我自乞得人欲奪取中有長者而諫之曰斯乃太
子布施之心以至於此而今奪之違太子意不如白王

王聞知者自當贖之諸臣白王王聞大驚即呼婆羅門使將兒入宫王與夫人及諸宫女遥見兩兒莫不哽噎王問何縁得此兒婆羅門答言我從太子求丐得耳王呼兩兒而欲抱之兒皆啼泣而不肯就抱王問婆羅門賣索幾錢婆羅門未答男女便言男直銀錢一千特牛一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牸牛二百頭王言男兒人之所珍何故男賤而女貴耶兒言後宫婇女與王無親或出微賤或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貴王獨有一子而逐

之深山了無念子之意是以明知男賤而女貴也王聞是語感激悲哀號泣交并言我大負汝何故不就我抱汝恚我乎畏婆羅門耶兒言不敢怨王亦不畏婆羅門本是王孫今為奴婢何有奴婢而就國王抱是故不敢王聞是語倍增悲愴即如其言便呼兩兒兒便就抱王抱兩孫手摩其頭問兩兒言汝父在山何所飲食被服何等兒具答之王即遣使促迎太子使以王命告太子太子答言王徙我山中一十二年為期今猶一年在年

滿當歸使還白王王更作手書以與太子汝是智人去時當忍來時亦忍云何恚我不還太子得書頂戴作禮卻繞七帀便發視之山中禽獸聞太子還跳踉宛轉自撲號呼泉水為空竭禽獸為不乳百鳥皆悲鳴用失太子故太子與妃俱還本國敵國怨家聞太子當還即遣使者裝被白象金銀鞍勒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送於道中以還太子辭謝悔過言前乞白象愚癡故耳坐我之故逐徙太子今聞來還內懷歡喜今以白象奉

還太子願垂納受以除罪咎太子答言譬如有人設百味飲食持有所上其人嘔吐在地豈復香潔可更食不今我布施譬亦若吐還終不受速乗象去謝汝國王苦屈使者遠相勞問於是使者即乗象還白王如是因此象故敵國之怨化為慈仁國王及衆臣等皆發無上平等道意父王乗象出迎太子太子便前頭面作禮從王而歸國中人民莫不歡喜散華燒香以待太子太子入宮即到母前頭面作禮而問起居王以寶藏以付太子恣

意布施轉勝於前布施不休自致得佛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須大拏者我身是也時父王者今現我父閱頭檀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是也是時妃者今瞿夷是時山中道人阿周陁者今目揵連是時天王帝釋者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阿難是時男兒耶利者今現我子羅雲是女兒罽拏延者今現羅漢末利母是時乞兩兒婆羅門者今調達是時婆羅門婦者今檀遮那摩是勤苦如是無央數劫常行檀波羅蜜

布施如足

法施

述曰此明財法相對校量優劣故智度論云佛說施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報法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清升彼岸財施但感人天報法施通感三乘果財施愚智俱開法施唯局智人財施唯能施者得福法施通益能所財施愚畜能受法施唯局聰人財施但益色身法施能利心神財施能

增貪病法施能除三毒故大集經云施寶雖多不如至心誦持一偈法施最妙勝過飲食又未曾有經云天帝問曰施食施法有何功德惟願說之野干答曰布施飲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物濟一世之乏增益繫縛說法教化名為法施能令衆生出世間道又大丈夫論云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財施者除衆生身苦法施者除衆生心苦財施愛多者施與財法施愚多者施與其法財施者為其作無盡錢財法施者為得無盡

智財施者為得身樂法施者為得心樂財施者為衆生
所愛法施者為世間所敬財施者為愚人所愛法施者
為智者所愛財施者能與現樂法施者能與天道涅槃
之樂如偈曰
佛智處虚空大悲為密雲施法如世雨充滿陰界池四
攝為方便安樂解脫因修治八正道能得涅槃果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行於法施有十種利
益何等為十一棄捨惡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法四

淨佛國土五趣詣道場六捨所愛事七降伏煩惱八於諸衆生施福德分九於諸衆生修習慈心十見法得於喜樂又菩薩地持論云菩薩知彼邪見求法短者不授其法不與經卷若性貪財賣經卷者亦不施與法若得經卷隱藏不現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知義者亦不施與若是彼所知義於此經卷已自知義則便持經隨所樂與若未知義自須修學又知他人所有如是經示語其處若更書與菩薩當自觀心少有法慳者當持經

與為法施故我寧以法施現世癡痖為除煩惱猶尚應施況作將來智慧方便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教化人具足戒施多聞智慧若以紙墨令人書寫若自書寫如來正典然後施人令得讀誦是名法施如是施者未來天上得好上色何以故衆生聞法斷除瞋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成上色衆生聞法慈心不殺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壽命長衆生聞法不盜他財寶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多饒財寶衆生

聞法開心樂施以是因縁未来世中身得大力衆生聞法離諸放逸以是因縁未来世中身得安樂衆生聞法除瞋癡心以是因縁未来世中得無礙辯才衆生聞法信心無疑以是因縁未来世中信心明了戒施聞慧亦復如是故知法施殊勝過於財施問既知法施勝過財施令時衆生但學法施不行財施未知得不答為不解財施迷心而施苟求色聲人天樂報恐墮三塗不成出世所以聖人慇懃歎法令其悟解三事體空而行財施

遠成菩提涅槃勝果自餘戒忍六度萬行皆藉智慧開
導成勝又智度論云前五度等譬同盲人第六般若事
同有目若不得般若開導前五便墮惡道不成出世若
聞法施過於捨財愚人不解即便祕財唯樂讀經若行
此法不如有人解心捨施一錢勝過迷心讀經百千萬
卷是以如來設教意存解行若唯解無行解則便虛若
唯行無解行則便孤要具解行方到彼岸又菩薩藏經
云當知菩薩摩訶薩具足如是四攝之法由是法故菩

薩摩訶薩恒處長夜攝諸衆生何等為四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名為四種攝法所言施者具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是為布施言愛語者謂於一切諸來求乞或樂聞法菩薩悉能愛語慰喻言利行者謂能滿足若自若他所有意樂言同事者隨已所有智及功德為他演說攝受建立一切衆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言法施者如所聞法廣為他說言愛語者以無染心分別開示言利行者謂為於他授誦經典乃至說法無有

厭倦言同事者以不捨離一切智心安置含生於正法所是故菩薩於一切時常行法施若自無財隨喜他施若自有財供養智人還得聰報又賢愚經云時諸比丘咸皆生疑賢者阿難本造何行獲斯總持聞佛所說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賢者阿難本興何福而得如是無量總持惟願世尊當見開示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一比丘度一沙彌恒以嚴勅教令誦經日日課限其經足者便以歡喜若其不足苦切責之

於是沙彌常懷懊惱讀經雖得復無食調若行乞食疾得食時讀經便足乞食若遲讀則不充若經不足當被切責心懷愁悶涕哭而行時有長者見其涕哭前呼問之何以懊惱沙彌答曰長者當知我師嚴難勑我讀經日日課限若其足者即以歡喜若其不充苦切見責我行乞食若疾得者讀經即足若乞遲得讀便不充若不得經便被切責以是事故我用愁耳於是長者即語沙彌從今已往常詣我家當供養食令汝不憂食已專心

勤加讀經於時沙彌聞是語已得專心意勤加讀經課限不減日日常度師徒於是俱用歡喜佛告比丘爾時師者定光佛是沙彌者今我身是時大長者供養食者今阿難是乃由過去造是行故今得總持無有忘失

法苑珠林卷九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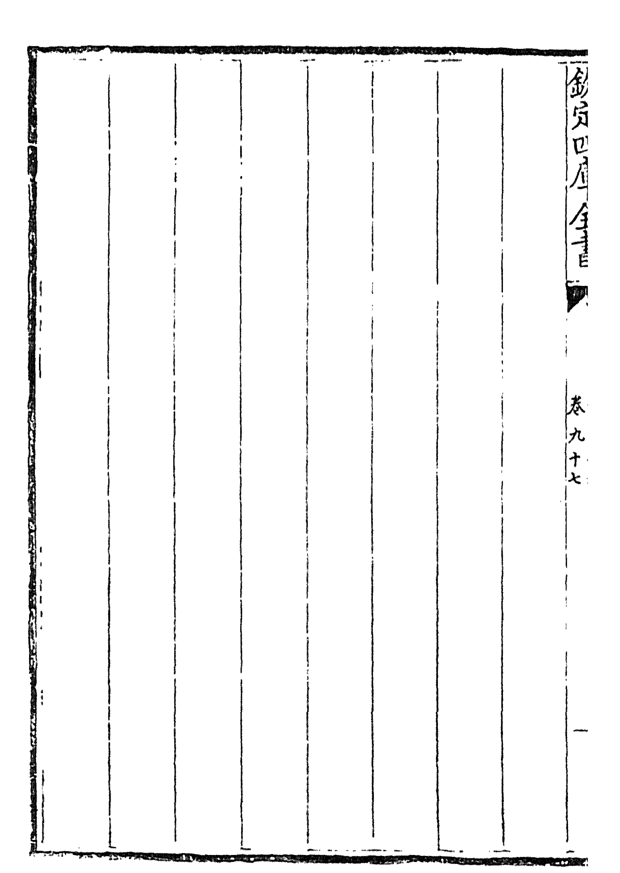
音釋

鸐諸延切鷄也　諐丘虔切過也　滌亭歷切洗也　琝省貧切　飼祥吏切以食飤人也

壟魯勇切壟畝也　鏃作木切矢末也　鵄稱脂切鳶也　坻陳知切　嶔祛音切山音峻貌

罽居例切　檛張瓜切擊也　瞤儒純切目動也　蹲徂尊切踞也　衒熒絹切行且賣也

牸疾置切牝牛也　踉呂張切



法苑珠林卷九十八

唐 釋道世 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二

布施部之餘

量境

述曰謂能施之人行有智愚若智人行施要觀前人有益便施無益不施故優婆塞戒經云若見貧窮者先語

言汝能歸依三寶受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歸及齋戒後則與施物若言不能後語言能隨我語念一切法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如其無財教餘有財令作是施若其愚人貪著財物不知無常人物屬他戀著慳惜菩薩見此無益之物即令急施廢修道業故大莊嚴論云若物能令起惱則不應畜縱貪寶翫要必有離如蜂作蜜他得自不得財寶亦如是又地持論云若菩薩布施令他受苦若致逼迫若被侵欺及

非法求自力他力不隨所欲為衆生故寧自棄捨身命不隨彼欲令致逼迫則不施與非是菩薩行淨施時菩薩外不施者若有衆生求毒火刀酒媒行作戲等一切非法來求乞者菩薩不施若施與者而多起惡墮於惡道不到彼岸若他來索我之身分即須施與不須量他前人起退屈心又智度論問云何布施得到彼岸不得到彼岸答曰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度彼岸時有乞人來乞其眼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

若須我身及以財物者當以相與答言不須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爾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嗅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脚蹹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強索之既得無用而棄又以脚蹹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度生死思惟是已於菩薩道退迴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福田

如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十萬報施外道離欲人得百萬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須陁洹得無量報向斯陁含亦無量報乃至施佛亦無量報我今為汝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若能至心生大憐愍施於畜生專心恭敬施於諸佛其福正等無有差別言百倍得如以壽命色力安辯施於彼者施主後得壽命色力安樂辯才各各百倍乃至無量亦復如是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我施舍利弗舍

利弗亦施於我然我得福多非舍利弗得福多也或有人說受者作惡罪及施主是義不然何以故施主施時為破彼苦非為作罪是故施主應得善果受者作惡罪自鍾已不及施主問若施聖人得福多者云何經說智人行施不揀福田答今釋此意義有多途明能施之人有愚智之別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貧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若取心勝施佛則不如施貧故像法決疑經云有諸衆生見他聚集作

諸福業但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為顛倒作善癡狂禍福名為不正作福如此人等甚可憐愍用財甚多獲福甚少善男子我於一時告諸大衆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幷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田最勝又智度論云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

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識位修道敬田即勝故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乃至須陁洹得無量報羅漢辟支尚不如佛況餘類也若據平等而行施者無問悲敬等心而施得福弘廣故維摩經云分作二分一分施彼難勝如來一分與城中最下乞人福田無二又賢愚經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氎積心係想唯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髓即持此氎奉上如來佛告憍曇

彌汝持此氎往奉衆僧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爲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又居士請僧福田經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僧次一凡夫僧吾法中無受別請法若有別請僧者非吾弟子是六師法七佛所不可故知施有三種故不可以一槩論也

相對

述曰此別有五種相對第一田財相對有四一田勝財劣如童子施土與佛等二財勝田劣如將寶施貧人等三田財俱勝如將寶施佛等四田財俱劣如將艸施畜生等第二輕重相對有四一心重財輕如貧女將一錢施大衆得福弘多二財重心輕如王夫人心慢多將寶物施衆得福尠少下二可知第三空有相對一空心不空境如雖學空觀然惜財不施還得貧報二空境不空心知財不堅恒多樂施得福增多下二可知第四多少相對如法

向喻經云施有四事何等為四一者施多得福報少二者施少得福報多三者施少得福報少四者施多得福報亦多何謂施多得福報少其人愚癡殺生祭祠飲酒歌舞損費錢寶無有福慧是為施多得福報少何謂施少得福報多能以慈心奉道德人衆僧食已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彌大是為施少得福報多何謂施少得福報少以慳貪惡意施凡道士倶兩愚癡是故施少得福報亦少何謂施多得福報多若有賢者覺世無常好

心出財起立塔寺精舍園果供養三尊衣被履屣牀榻廚饍斯福如五大河流入于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斷是為施多其福報亦多第五染淨相對如智度論云佛法中有四種布施一施者清淨受者不淨二施者不淨受者清淨三施受俱淨四施受俱不淨佛自供養佛故是為二俱清淨如東方寶積佛功德力所生華寄十住法身普明菩薩送此華来上散釋迦牟尼佛知十方佛是第一福田是為二俱清淨餘句可解

財施

如大寶積經云財施有五種一至心施二信心施三隨時施四自手施五如法施

述曰然所施之財有是有非非法之物縱將布施得福尠少如法之財得福弘多如大寶積經云所不應施復有五事一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二酒及毒藥不以施人亂衆生故三罝羅機網不以施人惱衆生故四刀杖弓箭不以施人害衆生故五音樂女色不以施

人壞淨心故又地持論云菩薩亦不以不如法食施所謂施出家人餘殘飲食便利洟唾膿血汙食不語不知飯及麥飯如法和應棄者謂不葱食襍汙不肉食不飲酒襍汙如是和合不如法者不以施人又智度論云若人鞭打拷掠閉繫法得財而作布施生象馬牛中雖受畜生形負重鞭策覊靽乗騎而得好屋好食為人所重以人供給又如惡人多懐瞋恚心由不端而行布施當墮龍中得七寶宮殿妙食好色又如憍人多慢瞋心布

施墮金翅鳥中常得自在有如意寶珠以為瓔珞種種
所須皆得自恣無不如意變化萬端無事不辦又如宰
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墮鬼
神中作鳩槃茶鬼能種種變化五塵自娛又如多瞋佷
戾嗜好酒肉之人而行布施墮地夜叉鬼中常得種種
歡樂音樂飲食又如有人剛慢強梁而能布施車馬代
步墮虛空夜叉中而有大力所至如風又如有人妬心
好諍而能以好房舍臥具衣服飲食布施故生宮觀飛

行夜叉中有種種娛樂便身之物若惱前人強求人物而營福者反招其罪不如靜心修治內心得利轉勝又優婆塞經云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當病苦若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報恩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求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以此文證強役人物營修福者反招苦報何名出益今時末世道俗詐替競興齋講強抑求財營

修塔寺依經不合反招前罪不如靜坐內修實行出離中勝無過於此若有淨心為人說法前人敬誠求法捨施即須為說令成福智不得見有前判雷同總撥妄生譏謗抑遏前福又無性攝論釋云謂菩薩見彼有情於其財位有重業障故不施與令知惠施空無有果設復施彼亦不能受何用施為如有頌言

如母乳嬰兒一經月無倦嬰兒喉若閉乳母欲何為

寧使貧乏於財位遠離惡趣諸惡行勿被富貴亂諸根

令感當來衆苦器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時之施有五事益云何為五一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果蓏若穀食等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當念隨時施

若應時淨施者還得應時果報謂隨時所宜淨心而施若寒時施溫室氈被薪火暖食等若熱時施涼室輕衣水扇冷物等渴時與漿饑時給食風雨送供天和請僧

如是隨時應情令悅未來獲福還受順報又菩薩地持論云一切施者略說有二種一內物二外物菩薩捨身是名內施若為食吐衆生食已吐施是名內施除上所說是名外施菩薩內施有二種一隨時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譬如有人為衣食故繫屬於人為他僕使如是菩薩不為利養但為無上菩提為安樂衆生為滿足檀波羅蜜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二隨他所須支節等一切施與菩薩外施復有三種一隨其所求

受用樂具歡喜施與二奉事彼故一切捨心一切施與菩薩內外物非無差別等施一切或有所施或有不施若於衆生樂而不安不樂不安則不施與若於衆生安而不樂亦安亦樂是則盡施又大集經云菩薩有四種施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以紙筆墨與法師令書寫經二種種校飾莊嚴妙座以施法師三以諸所須供養之具奉上法師四無諂曲心讚歎法師又智度論云若人布施修福不好有為作業生活則得生四天王處若人

布施加以供養父母伯叔兄弟姊妹等無瞋無恨不好
諍訟又不喜諍訟之人得生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
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
施所須無乏若以淨妙物施後得好色人所樂見善名
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種姓是不名為惡若為自身造作
衣服莊嚴之具種種器物作已歡喜自未服用持以施
人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有人能日日立要先施他食

然後自食若違此要誓輸佛物犯則生愧如其不違即是微妙智慧因緣如是施者諸施中最上是人亦得名上施主若給妻子奴婢衣食恒以憐愍歡喜心與未來則得無量福德若復觀田倉中多有鼠雀犯暴穀米恒生憐愍復作是念如是鼠雀因我得活念已歡喜無惱想當知是人得福無量又大寶積經云若以華施具陁羅尼七覺華故若以香施具戒定慧熏塗身故若以果施具足成就無漏果故若以食施具足命辯色力樂

故若以衣施具足清淨色除無慚愧故若以燈施具足佛眼照了一切諸法性故若以象馬車乘施得無上乘具足神通故若以瓔珞施具足八十隨形好故若以珍寶施具足大人三十二相故若以筋力僕使施具佛十力四無畏故取要言之乃至國城妻子頭目手足舉身施與心無吝惜為得無上菩提度衆生故又大菩薩藏經云菩薩為得阿耨菩提故行檀那波羅蜜多時所修布施又得十種稱讚利益何等為十一者菩薩摩訶薩

以上妙五欲施故獲得清淨戒定慧聚及以解脫解脫知見聚無不具足二者菩薩以上妙戲樂器施故獲得清淨遊戲法樂無不具足三者菩薩以足施故感得圓滿法義之足趣菩提座無不具足四者菩薩以手施故感得圓滿清淨法手拯濟衆生無不具足五者菩薩以耳鼻施故獲得諸根圓滿成就無不具足六者菩薩以支節施故獲得清淨無染威嚴佛身無不具足七者菩薩以目施故獲得觀視一切衆生清淨法眼無有障礙無不

具足八者菩薩以血肉施故獲得堅固身命攝持長養一切衆生貞實善權無不具足九者菩薩以髓腦施故獲得圓滿不可破壞等金剛身無不具足十者菩薩以頭施故證得圓滿超過三界無上最上一切智智之首無不具足舍利子菩薩摩訶薩為得菩提行如是施攝受如是相貌圓滿佛法稱讚利益上妙功德皆為滿足檀那波羅蜜多故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行施不求妙色財亦不願感天人趣我求無上勝菩提

施微便感無量福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可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為立字名耶奢蜜多不飲乳餔其牙齒間自然八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福因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

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瞻之教當服酥病乃可差尋用醫教取酥服之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趣泉河並皆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溪自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為見示佛告比丘汝

今當於衆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萬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餔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阿育王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前後圍遶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至於巷中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而戲擁土作城舍宅倉儲以土為麨著於倉中此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光明徧照城内德勝

歡喜掬倉中土名為麨者奉上世尊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設供養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住華氏城王法治世號阿恕伽王分佛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其王信心常請衆僧宮中供養時王宮中有一婢使最貧下賤見王作福自剋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掬土故今得富貴今日重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厮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衆僧食訖此

婢掃地糞掃中得一銅錢以此一錢即施衆僧心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終生阿育王夫人腹中滿足十月産生一女端正殊妙世之少雙其女右手恒常急捲年滿五歲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常捲王即喚来抱着膝上王為摩手手即尋開當於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即將往問夜奢羅漢上座此女先身作何福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取已無窮上座答言此女先身是王宫人於糞掃中

得一銅錢布施衆僧以此善根得生王家以為王女緣

昔一錢布施衆僧善根因縁恒常手中把一大金錢取

無窮盡又雜寶藏經云昔者闍崛山中多有僧住諸方

人聞送供者衆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

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

以種種食供養衆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

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

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拾得兩錢恒常保

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衆僧
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
為咒願上座不聽自為咒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
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
樹下食訖而臥施福所感黄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
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為夫人使與相師
至彼樹下見此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為夫人即
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乘

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報緣以兩錢施僧故爾當知彼僧便為於我有大重恩即白王言我先厮賤王見洗拔得為夫人次願聽往彼僧所報恩王言隨意夫人即便車載飲食及以珍寶詣山布施上座即遣維那呪願不自呪願夫人念言前施兩錢見為呪願今載珍寶不為呪願年少比丘亦嫌此事上座爾時語夫人言心念嫌我兩錢施時為我呪願今載珍寶不為呪願我佛法中唯貴善心不

貴珍寶夫人先施兩錢之時善心極勝今施珍寶吾我貢高是以我今不為咒願諸年少等亦莫嫌我年少比丘聞已慚愧悉皆獲得須陁洹果夫人聽法慚愧亦得須陁洹果又雜寶藏經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

敢用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栴延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遥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

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隨喜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人有財見有求者言無言懅當知是人已說來世貧窮薄德如是之人名為放逸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艸人無不有雖是國

王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麨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麨耶誰有一日不食三摶麨命不全者是故諸人應以食半施於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赤體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天下之人誰有貧窮當無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歡喜無厭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時有分

或有與等或有勝者以是因緣我受波斯匿王食時亦
咒願王及貧窮人所得功德等無差別如人買香塗香
末香散香燒香如是四香有人觸者買者量者等聞無
異而諸香不失毫釐修施之德亦復如是若多若少若
麤若細若隨喜心身往佐助若遥見聞心生歡喜其心
等故所得果報無有差别若無財物見他施已心不喜
信疑於福田是名貧窮若多財寶自在無礙有良福田
内無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貧窮是故智者自觀餘一摶

食自食則生施他則死猶應施與況復多耶智者復觀世間若有持戒多聞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猶不能遮斷饑渴等苦房舍衣服飲食臥具病藥皆由先世不施因緣破戒之人若樂行施是人雖墮餓鬼畜生常得飽滿無所乏少雖富有四天下受無量樂猶不知足是故我應為無上道而行布施不為人天何以故無常故有邊故若施主歡喜不悔親近善人財富自在生上族家得人天樂至無上果能離一切煩惱結縛若施主能自手

施已生上姓家遇善知識多饒財寶眷屬成就能用能施一切衆生喜樂見之見已恭敬尊重讚歎又大丈夫論云若慳心多者雖復泥土重於金玉若悲心多者雖施金玉輕於艸木若慳心多者喪失財寶心大憂惱若行施者令受者喜悅自亦喜悅設有美食若不施與而食啗者不以為美設有惡食得行布施然後食者心中歡悅以為極美若行施竟有餘自食善大夫者心生喜樂如得涅槃無信心者誰信是語設有麤食有饑者在前

尚不能施與況餘勝妙而能與人若人於大水邊尚不能以少水施與衆生況餘好財是人於世間糞土易得於水慳貪之人間乞糞土猶懷吝惜況復財物如有二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者來如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懼其求索無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財物與之如是二人憂苦雖同果報各異貧悲念者生天人中受無量樂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若菩薩但有悲愍心便為具足況與少物菩薩悲心念施無有財物

見人乞時不忍言無悲苦墮淚設聞他苦尚不能堪忍況復眼見他苦惱而不救濟者無有是處有悲心者見貧苦衆生無財可與悲苦歎息無可為喻救衆生者見衆生受苦悲泣墮淚以墮淚故知其心輭菩薩淚有三時一見修功德人以愛敬故為之墮淚二見苦惱衆生無功德者以悲愍故為之墮淚三修大施時悲喜踊躍墮淚計菩薩墮淚已來多四大海水世間衆生捨於親屬悲泣墮淚不及菩薩見貧苦衆生無財施時悲泣墮

淚菩薩聞已者聲為之墮淚已者見菩薩雨淚雖不言
與當知必得菩薩見已者來時極生悲苦已者得財物
時心生歡喜得滅悲苦菩薩聞已者言時悲泣墮淚不
能自止已者言足爾時止菩薩修行施已衆生滿足便
入山林修行禪定滅除三毒財物倍多無已可施我今
出家斷諸結使菩薩發願度諸衆生諸有所索一切皆
捨有悲心者為他故涅槃尚捨況復捨身命財有何難
也捨財物者不如捨身捨身者不如捨於涅槃涅槃尚

捨何有不捨悲心徹髓得自在悲作救濟者大菩薩施都無難也菩薩悲心悉得知見一切衆生身者無不是病無有知者以三事故知其有病何者為三飲食衣服湯藥即是病相菩薩悲心以三事得顯何者為三即是財法無畏施已菩薩與一切衆生作樂為滅一切衆生苦故捨身救之菩薩不求果報視如芻艸菩薩大悲作種種方便猶如乳聚以血施人易於世人以水用施如菩薩昔日五處出血施諸夜叉鬼踊躍歡喜無可為喻

施福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信樂檀波羅蜜者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降伏慳吝煩惱二修習捨心相續三共諸衆生同其資產攝受堅固而至滅度四生豪富家五在所生處施心現前六常為四衆之所愛樂七處於四衆不怯不畏八勝名流布徧於諸方九手足柔輭足掌安平十乃至道樹不離善知識又大寶積經云樂施之人獲五種名利一常得親近一切賢聖二一切

衆生之所樂見三入大衆時人所宗敬四好名善譽流聞十方五能爲菩提作上妙因又菩薩善戒經云具足三種惠施乃能受持菩薩禁戒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無上施第一施者於四天下尚不吝惜況於小物是名爲施第二大施者能捨妻子第三無上施者頭目髓腦骨肉皮血菩薩具足如是三施乃具於忍能持禁戒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檀越主惠施之日得五事功德云何爲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

辯施命之時欲得長壽施色之時欲得端正施安之時欲得無病施力之時欲得無能勝施辯之時欲得無上正真之辯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所貪惜物若有乞人急從求索汝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即應思惟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設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為發菩提故須施與後死時心無有悔必生善處是得大利若猶貪者應辭謝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

薩行法未得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善根堅固當以相與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施佛已用與不用果報已定施人及僧有二種福一從用生二從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時自破慳吝受用者時破他慳吝是故說言從用生福

法苑珠林卷九十八